

问计稳增长 | 对话田国强：

用后退一小步换前进一大步，培育市场主体

澎湃新闻记者 郑景昕 侯嘉成

2022-07-20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恢复的关键时间点。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还需各方付出艰苦努力。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能否实现？稳经济有哪些“底牌”？促就业还有哪些新招？政策合力应向何处使？针对这些问题，澎湃新闻专访了十位经济学家，推出系列专题《问计稳增长》。

2022年已过半，回顾上半年，中国经济遭遇了超预期突发因素冲击，二季度下行压力明显增大。随着中央稳经济一揽子措施逐步落地，经济已呈现出企稳回升态势。如何实现经济回升态势可持续？下半年经济发展需要应对哪些风险点？下一步宏观政策的核心是什么？

田国强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要真正实现短期稳住经济大盘和中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目标，关键还是要靠减少不利资源有效配置的各种壁垒和把握好政策调整的时度效，通过市场力量、改革力量、开放力量，及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让经济主体具有充分的信心及经济选择自由，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促进产权明晰与契约自由、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方面的作用。

以下为采访实录（略经编辑）：

澎湃新闻：中国上半年GDP增长2.5%，其中二季度增长0.4%，这个数据跟您此前的预期相比如何？

田国强：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所设定的2022年二季度至年底的基准情景相比，这个经济增速比我们的预期要低些。整体来看，进入2022年以来，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滞胀风险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等国际国内复杂局面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大，使得上半年宏观经济偏离正常增长轨迹，给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带来挑战。特别是疫情这个不可控因素的冲击，对中国经济的负向影响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澎湃新闻：近三个月数据看，中国经济出现了恢复态势，您怎么看复苏的可持续性？

田国强：确实，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强、前景广阔，支撑经济运行的有利因素和条件比较厚实，加之疫情防控层层加码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以及疫情形势的好转，使得市场信心有所回升（包括企业信心、投资信心、股市回升）。但是，下半年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风险点，可能会影响复苏的可持续性，主要包括：一是房地产企业债务压力增加，其信用风险持续释放。二是在国际形势复杂、国内疫情反复的背景下，服务型小微企业举步维艰，中小型企业收入和盈利水平下降。三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攀升，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可能会传导。四是地方性银行的风险开始逐渐显露。五是产业链、供应链紊乱以及“内缩外移”的风险，这将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不可忽略的负面冲击。六是疫情存在反弹的风险。

澎湃新闻：中国6月贸易顺差97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出口强、进口弱意味着什么？现在市场担心欧美经济将陷入衰退进而影响中国出口，您怎么看中国出口形势？

田国强：在多重复杂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上半年中国出口和进口增速均保持了较高的韧性，并出现出口强、进口弱的局面。主要原因有：第一，全球性的通胀环境和贸易成本推升贸易价格，是支撑贸易额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2022年以来，全球性通胀压力上升，叠加俄乌冲突引发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我国进口价格高企而导致进口数量萎缩。同样，出口价格支撑了出口的稳定增长。2022年1-5月，出口价格指数月平均为110.2，而出口数量指数月平均仅为100.8。第二，疫情暴发以来，受益于国内较好的疫情防控形势和生产能力，中国进出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大幅提升，国际竞争力也有所提升，是实现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疫情对中国出口产业的冲击有限，没有导致其大规模转移。

在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下，上半年中国出口的稳定增长表现为成本推动型，其在挤压外贸企业利润的同时损害出口需求，具有长期不可持续性。全球性滞胀现象的出现和国际运输供应链的拥堵共同导致了出口成本的上涨。同时，疫情也是一个不可控因素。

澎湃新闻：面对经济超预期下行压力，一些学者提出若要实现全年5.5%的增速目标，就需要大幅度提高宏观刺激力度。你们此前预测今年中国GDP增速在4.3%。

我们应该如何平衡短期逆周期对冲和中长期跨周期政策？您是否支持进一步出台刺激政策？

田国强：我们基于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季度模型（IAR—CMM）对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其他关键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在给定一些外部环境假设条件下我们认为基准情景下中国今年的 GDP 增速在 4.3%左右，比一些机构给出的预测要低些，当然也不是最低，在中间。从上半年的经济增速来看，我们认为形势不容乐观。中国经济所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出现新变化，导致了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对此，跨周期政策设计、逆周期政策调节均有其现实必要性，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保市场主体政策、保基本民生政策等一揽子政策措施的出台，起到了一定的停损止跌作用。

同时，也想指出的是，过多采用应对政策有许多后遗症、副作用，要科学地用、慎用和少用。固本清源，应多用制度、法治和改革举措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中国经济要真正实现短期稳住经济大盘和中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目标，关键还是要靠减少不利资源有效配置的各种壁垒和把握好政策调整的时度效，通过市场力量、改革力量、开放力量，及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让经济主体具有充分的信心及经济选择自由，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促进产权明晰与契约自由、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方面的作用。

澎湃新闻新闻：您认为下一步中国宏观政策的核心应该是什么？

田国强：下一步中国宏观政策的核心是真正落实早在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提出的，着重“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生产和消费的低迷，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企业纷纷裁员，失业率提升，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乃至部分居民失去收入来源。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来看，一些关键节点的市场取向改革对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的改善是极为显著的，其所带来的改革红利也是非常可观的。当前，中国要稳住经济大盘，必须恢复市场主体信心，发挥市场决定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进更大力度的开放。

为此，一要辩证处理好高效规范与充分开放的关系，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行，激发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活力，保护、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带动经济发展。二要辩证处理公平竞争与创新垄断的关系，应对中国经济要素驱动粗放式发展方式红利衰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向创新驱动集约式发展方式转变和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三要辩证处理对外开放和对内放开的关系，应对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澎湃新闻：今年就业压力很大，高校毕业生达到 1076 万，您在稳就业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田国强：稳就业的关键在于稳市场主体，特别是稳住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中小微企业是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民营企业贡献了 80% 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是保障居民就业和收入的重要依靠力量。稳住宏观经济大盘的实质，就是要稳住市场主体和民企，帮助其恢复信心、渡过难关并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形势下，市场主体需要的不是更多更大力度的监管，而是充分开放和放开，拥有更大的经济自由空间。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通过松绑放权的改革，进一步破除制约市场主体发展的不合理限制，能放的进一步放，该管的尽量用法治管，打破传统体制下设置的障碍、壁垒，用政府的后退一小步换市场的前进一大步，培育更加活跃、更有效率和创造力的市场主体。

澎湃新闻：当前，欧美主要经济体正面临较严峻的通胀挑战，您怎么看输入性通胀对中国下半年物价走势的影响？

田国强：综合考虑到基数效应、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猪肉价格对食品价格的影响、刺激政策的滞后影响、国内外经济复苏，俄乌冲突对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等各种因素，预计 2022 年下半年 CPI 和 PPI 剪刀差将继续缩小。考虑到当前全球多国面临高通胀甚至滞胀压力，受输入性通胀的影响，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也在不断上升，下半年个别月份 CPI 同比增速可能突破“3%”。

澎湃新闻：今年以来，美联储采取了激进的加息措施，国内目前货币政策边际上有所放松，您怎么看中美政策差异？这种差异会持续多久？会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田国强：中美两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差异，与两国所面临的不同主要矛盾有关。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和失业率加大的问题，是经济下行的压力，

需要货币政策上的适度宽松，而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屡创新高，甚至是滞胀的问题，这与其前期的大规模补贴、各种经济刺激手段和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关，所以美国开启了加息缩表的进程。差异的持续时间，取决于政策目标的实现情况。中美货币政策错位，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中国的国际资本外流，对人民币汇率走势影响则是多空交织，中国需要基于情景分析、压力测试拟定应对预案，做好风险管控。